

电影文学剧本

燎原

彭永辉 李洪辛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燎原

彭永辉 李洪辛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周 峰

电影文学剧本

燎 原

彭永辉 李洪辛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25 插页 2 字数 63,000

1961年11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25,001—28,000册

书号：8078·3234 定价：0.28元

人 物 表

- 雷焕觉 革命活动家，二十六、七岁。
- 易老信 挖煤工，五十岁出头。（第一次出场时三十多岁）
- 易猛子 挖煤工，二十三、四岁，易老信的儿子。
- 顺子嫂 寡妇，易老信的大儿媳，陈振云的姐姐，三十余岁。
- 小虎子 顺子嫂的儿子，十二岁。
- 小 香 顺子嫂的女儿，六岁。
- 张老耿 推车工，五十多岁。（第一次出场时三十多岁）
- 秋 英 老耿的女儿，易猛子的未婚妻，十八、九岁。
- 刘德平 挖煤工，三十多岁。
- 德平妻 三十多岁。
- 贺青山 火车司机，三十多岁。
- 郑海生 挖煤工，二十多岁。
- 陈振云 开绞车的，三十岁不到。
- 杨 标 挖煤工，二十一、二岁。
- 李 魁 拖煤工，十八岁。
- 萧昌定 矿工代表。

工人

工人家属

吴晓岚 矿长，四十岁出头。

吴太太 四十多岁。

王连奎 矿局总监工兼矿警局局长，五十岁不到。

陈工头 四十多岁。

小工头 三十岁左右。

徐监工 三十多岁。

刘仲谷 地方豪绅，五十岁以上。

沈泰和 商会会长，五十岁不到。

李程远 北洋军阀旅长，四十岁。

马营长

士兵

办公室瘦职员和杂工

流氓

矿警队

公司孙督办

矿局苏总办

清兵常协统

楔 子

又深又黑的煤洞，一盏飘着火苗的矿灯，微弱而摇晃的光影，照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矿工。他赤裸着上身，乌黑如油，闪闪发亮，两臂肌肉凸出，结实有力。他高高地举着岩尖，狠狠地向煤壁凿击，职业演员表就出现在这个衬底上。

矿工不断挥舞着岩尖，一下一下接连不断地打击着煤壁，煤壁开始出现了小的裂口；小块的煤屑四散飞溅。当职业演员表快映完时，被矿工强有力震击的煤壁，发生了崩裂，一大块一大块不可遏止地滚了下来。

在淡出的黑片上出现字幕：

1905年，江西省某煤矿。

天色阴郁，乌云走马。

总平巷口，一群褴褛的矿工，愤激地挥舞着岩尖，易老倌在鼓动着伙伴们。由于人多嘴杂，再加上运煤电车的震响，倾倒煤屑的翻笼的轰鸣，只听见一片怒涛般的声浪，看见一个个怒形于色的脸，却听不见嚷叫的内容。但地面上挂钩的、打点的、撑桶的弟兄们，都不由得被吸引住了，有的加入他们的阵势，有的远远地观望着，踟蹰不前。这时正有一班矿工出窿，

听见叫嚷，在沮丧的脸上立刻显露出兴奋的神情，被卷了进去，也有一些给他们的父兄拉住。

矿工越聚越多。激动的人群开始呼啸着向矿局奔去。

矿工们穿过铁路，朝着矿局办公大楼奔去。地上卷起一片尘雾。

总公事房围墙里的矿丁们，看见矿工们蜂拥而来，慌了手脚，急急忙忙拉上围墙的大铁门。

办公室楼上的窗口，有几个洋人和中国员司，冷眼望着这群愤怒的人。冷不防接二连三扔来石块和煤砬^①，把玻璃窗砸得粉碎。洋人们惶惶然退了下去。

矿工们推不开铁门，就动手用岩尖砸击，有的索性爬到上面去。人们不断向里面扔石块……发泄怨愤。……

几天之后。总公事房栅栏门外的空坪上，衣不蔽体的矿工们，这里一堆那里一堆，都在期待着什么，有的在兴奋地谈论，有的在不安地窃窃私语。矿工的家属们拖儿带女，怀着希冀和不安的情绪，怯怯地跟在她们的丈夫、父兄身边，关切地谛听着，探询着。

空坪上起了一阵骚动。有人喊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萧昌定由几个青年矿工簇拥着，打人群里走过来。人们马

① 砬：读 pià，江西方言，煤层中的石块。

上拥上去，关切地叮咛道：

“萧大哥，你嘴头子要硬啊！”

“要矿上发清欠饷，一个也不能少！”

萧昌定把手上的大红帖子一扬说：“大家放心吧！公司督办亲自到了矿上，下帖子请我们议事，总会拿句话出来的。”

一个叫张老耿的矿工，拉拉跟在萧昌定身后的姓易的矿工说：“易老弟，你们当心啊，矿上连洋枪队都调来了！”

萧昌定听见了，笑了一笑说：“洋枪队又怎样？他们也是人，是人就不能不讲道理！”

萧昌定由矿工们拥着走上公事房栅栏门外的台阶。这时台阶上已经两边站好了清兵。萧昌定才踏上台阶，一个差弁模样的人就迎下来说：

“督办大人有话：只准议事的头脑上去，闲人一概等在外面。”

跟着萧昌定的矿工们不服，想挤上去。门口的清兵恶狠狠地把刀一横，拦住去路。

萧昌定略一迟疑，旋即光明磊落地说：“你们就留在外面吧！”

萧昌定走进栅栏门，只见总公事房门前、廊子上、台阶上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一半是穿着号褂子拿着马刀的营兵，一半是穿了军服拿了五响快枪的新军，个个杀气腾腾。萧昌定定了定神，坦然地走上总公事房的石级。……

萧昌定绕过一架镜子屏风，走进大厅。厅内站满了戴红

缨帽、顶子颜色不一的大小官员，和戴篾尖帽的差役、执刀持枪的兵丁。中间一张长案，朝下几张太师椅上坐着公司督办、矿局总办和德国总矿师。步兵协统坐在侧手。

没人理会萧昌定，连一把椅子也没给他预备。他略有犹豫之色。

苏总办开口了：

“你就是领头闹事的吗？”

“兄弟们抬我出来给督办大人回话。”萧昌定理直气壮地说，“要矿上发清欠饷。”

“胡说！”苏总办把脸一板，打断萧昌定的话，“本矿是官督商办的重要实业，关系重大。你领头闹事，朝廷降下罪来，你担戴得起吗！”

萧昌定急了，抗议道：“各位大人，今天是找我来议事，我又不是犯人。”

“放肆！”坐在当中的孙督办把桌子一拍，厉声喝道，“本督办是朝廷命官，跟你们煤黑子有什么事可议！协统大人——”

常得胜领命，随即吼了一声：“绑！”

下面的差役一阵吆喝，萧昌定看不是势，才要向外走，拿着鬼头刀的差役就围上来。萧昌定拳脚有两下子，他抬腿一脚，把清兵手上的鬼头刀踢飞了，顺手抓起一把椅子，打算杀出一条血路。

“混蛋，放枪！”常得胜吆喝。

清兵端起洋枪，乒然一声，萧昌定中弹，举着的椅子掉在地上。他脚步踉跄，手捂胸口，扭过头来，脸色凛然地怒视孙

督办。

这时栅栏门外，台阶上的清兵象得了信号，端起洋枪，朝天放了一排枪。

停在铁路上的“铁闷子”车厢，铁门“哗”的拉开了，一队手执马刀的清兵，纷纷跳下车，向空坪方向扑去。

同时由坪子两边，大队手执马刀的清兵包抄了过来。

毫无准备的矿工们四散奔逃，家属们、孩子们吓得嚎哭着逃命。

清兵在人群中捕人，有的被绑上了，有的还在奋勇抵抗。……

姓易的愤愤于色，拿起手上的岩尖，想上去搏斗，突然张老耿一把拉住了他。

张老耿把他一直拉到一个隐蔽所在，姓易的喘息着说：“完了！完了！”

“人家又是马刀又是洋枪，你拚得过？”张老耿死命拖着他不放。

姓易的痛苦地抱着头，蹲了下去。……

大厅上，萧昌定已经昏迷过去。两个差役把他架着，站在长案面前，听常得胜宣读罪状：

“……萧昌定系会匪首脑，纠众闹事，阴谋不轨，着即正法。从犯苏四喜等十八人监禁终身。今后本矿矿工均须切具五家连环保结，如有再敢聚众滋事者，一律严惩不贷。……”

常得胜读完，挥了挥手，差役们把萧昌定架了出去。

萧昌定站的地方，滴滴鲜红的血……

响起悲愤的歌声：

血海仇，万丈深，
矿工的日月苦噢，
要比牛马苦十分！
吃的是阳间饭，
干的是阴间活！
到何时拨开乌云见青天，
站起来——做人！

歌声中显现如下的画面：

低矮，狭小，深长的洞子里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只看见几盏萤火似的灯光，慢慢向前移动着，这是几个拖煤工在艰难地行进。矿工们头上缠着头巾，矿灯插在包头帕子里，一根黄麻编织的寸把宽的带子，从肩头斜挂下来，一直齐至臀股，后面吊着盛煤的篾篓。他们借着头顶微弱的灯光，斜着肩膀，光裸着身体，吃力地一步一步在高低不平而又倾斜的坡上“扯拖”。

他们继续前行，煤洞陡然矮下来，他们便把矿灯咬在嘴里，伏在地上，两只手也当脚来使用，象蛤蟆似的，肚皮几乎贴着地面，一步一步地爬行，偶不小心，不是头顶碰着支柱，就是背脊骨触到棱形的煤石上。

穿过了矮洞，又到了一个低洼的巷道，里面淹满了水，矿工们便象水蛇般地在水里游，喘着气拖着煤畚。

巷道里，张老耿正推着一辆铁皮煤车，走向一个坡道。他头上是汗，背上也是汗。他用两手推，推了几步，觉得十分吃力，便反转身子用背脊推，一脚一脚死劲地蹬着地面，使出全身的精力和煤车搏斗，而煤车却顽固地在原来的地方慢慢移动一点又后退一点。一个工头拿着竹篾走过来，不问情由，就劈头打下来。张老耿精力使完了，脚跟一松，煤车便顺势滑下来。他心慌意乱，想用力去阻挡，可是煤车向下的冲力越来越大，他没有力量挡住它。张老耿被煤车推送着，眼前金星乱射。眼看就要出危险了，易老信和另一个工人看见，几步跳过来，迅速用身子挡着煤车，使它稳住，张老耿跌倒在地下。易老信一面用背脊挡着煤车，一面招呼跌在地上的张老耿。

大巷道来往着运煤电车，来往着上下班的矿工。

他们出得窿来，象溃败的兵，提着矿灯和岩尖，神形沮丧，脚步踉跄，东倒西歪地陆陆续续走出来，听见电车铃响，便把身子贴在潮湿的墙上。他们浑身都是黑的，只有眼睛和嘴唇上有点白色。有的穿着单衣，有的幸运披着件棉袄，也露着油渣似的棉花；有的连裤子也没有，就用头上的包头帕围住下身。迎面抬来两乘轿子，一乘坐着洋矿工，另一乘坐着总监工。矿工们站住，眼光里喷射着仇恨的怒火，但是没有说什么，又低着头走了。……

矮湫湫的工棚，摆满了床铺。每个床铺都是上中下三层，上面的人坐起来头就碰着屋梁，中间的人更是伸不直腰板，处处给人一种压抑窒闷的感觉。床铺的宽度本来是单人的，但规定要睡两个人，人挤着人，人压着人。地上铺着麻袋稻草，也睡满了人，连踩脚的空隙也没有。那盏昏黄的小电灯，把屋子照得阴凄凄，愁惨惨。从矿工们的床头，很少能看见衣被杂物，除了他们的身体，什么也没有。睡不着的在喘息咳嗽，醒过来的心里绞痛。该上班的起来了，拖着疲惫的身子彳亍地出去，他留下来的半边床位，又马上为刚出班的，更加疲惫的身体所填补。

第一章

一声雄壮的汽笛声，冲破银幕上的黑暗，一列疾驰的列车，带着震撼大地的声势，从逐渐淡下去的黑云中劈头盖脸地奔来。

推出字幕：

1921年。

雷焕觉穿着长衫，坐在一辆无棚的货车上，身子高踞在堆得高高的坑木上面，眺望着冬天的田野。

从司机座的窗口里，司机贺青山把头伸出，挥手向雷焕觉招呼，表示就要到站了。

雷焕觉顺着贺青山指的方向看去，远远的矿山全景在望。

车子停靠在赣西车站，贺青山跳下司机台，雷焕觉也跟着下来。

一个聪明外露的年轻工人急忙迎上去。贺青山介绍：

“这是长沙劳动组合书记部^①派来的雷先生。他就是我

^① 长沙劳动组合书记部：是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湖南分部。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党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，各省设有分部。

跟你说的陈振云，在矿上开绞车。”

雷焕觉和陈振云热情地拉着手。

陈振云恨不得一下子把肚子里的话都倒出来，急促地说，“看了书记部寄给我们的《劳动周刊》，心里直发痒，可又不晓得怎么干！雷先生来指导，真是太好了。……”

“不是指导，振云兄弟。”雷焕觉摇着陈振云的手，“我们大家一道给工人办事。我叫雷焕觉，以后就称呼名字吧。”

贺青山一面搬行李，一面招呼陈振云：

“振云，你先引老雷安顿下来，我到路局交了差就来。”

“我来，我来。”陈振云抢着去扛行李。

陈振云替雷焕觉扛着铺盖，雷焕觉自己提了小藤箱，走上矿区的大街。

狭窄的街道两边都是各行各业的铺面，街上人来人往，摩肩擦踵，有带着姨太太上洋货店的稽查司爷们，有带着妓女上酒楼的工头们，更多的是矿工和他们的家属，她们提着篮子去买油盐柴米，也有苦着脸夹着被子走进当铺的。在拥挤的人流中穿插着一些叫化子，有的大着嗓子喊街，有的紧跟着人细声求告。人声嘈杂，整个市面呈现出畸形的繁荣、混乱而凄惨的景象。

“让开，让路。”几个声音同时叫着。

一乘四人抬的绿呢软轿从街上过来，拥挤的行人都朝两边让路，雷焕觉他们也被挤到屋檐下。

轿子里坐着个留仁丹胡子、面目凶狠的人，后面跟着穿黄

色制服的矿警，还有几个歪戴帽、拿铁尺的跟班。陈工头也跟在轿子后面，撅着屁股小步地跑着。

陈振云拉拉雷焕觉，低声说：“这就是我跟你说的，矿上的总监工兼矿警局长王连奎，工人们当面都要喊他三老爷，背后都叫他王胡子。”

轿子过去，雷焕觉他们继续往前走。忽然，街道拐角处一个棚子里在吵闹，雷焕觉顺着声音望过去。

棚子里是个临时的赌摊。一个青年工人紫着脸要冲出赌摊，嘴里嚷着：“你们搞鬼！不来了！你们搞鬼！”

流氓们包围着他，不让他走，也嚷着：“谁搞鬼？输不起不要耍赖！”

摆赌摊的是矿上一个姓徐的监工。这时他丢出一块银洋几个角子：“借给你两块钱，再来。”

流氓们应和着：“好啦，人家徐监工借兵给你翻本。”

青年工人看了一下，还是要走。流氓揪住他不放。

“一块钱现扣三角利息，这个债我背不起！”青年工人说。

徐监工把眼珠一翻：“姓李的，你真他妈的小庙子鬼！……”

流氓们正想动手打人，突然插进一个身材高大的工人，按住流氓的手说：“怎么，还有逼人借债的！”

“易猛子！”徐监工喝一声，“有你什么事？”

“那有这种霸王赌！”猛子袒护着青年工人说，“赢了不让人走，输了还不让人走？”

徐监工把手上的牌一丢，正预备过来揪猛子，一看猛子身

后还站着几个年轻工人，杨标、李魁在猛子左右一站，象斗架的公鸡似地，摆好打架的姿势。徐监工和流氓们没有马上动手，双方正僵持着。

“振云哥，你看他——”陈振云和雷焕觉正在看着，一个年轻的姑娘一把拉住陈振云，着急地指着猛子，意思是要他去解围。

“秋妹子，别急。”陈振云把行李卷交给秋英，正想去劝架。

这时一个老年矿工闯进赌摊，一把抓住猛子，喝道：“干什么，又在这儿惹是生非！”

猛子还不走，老头子又推了他一把：“还不快走！”猛子才别着脖子走了。

老头子不是别人，就是当年跟萧昌定去谈判不成的姓易的，如今年纪大了，人都喊他“易老信”。

“徐监工，怪他年轻不懂事。”易老信打过招呼走了，又掉头对徐监工不软不硬说了句：“也不想想是什么人，能在这儿摆赌摊子！”

易老信跟上猛子，边走边训：“你这个脾气啊！人跟鬼斗，你斗得过！”

雷焕觉注意地看着这一切。

“好了，有你公公解围了。”陈振云接过秋英肩上的行李，开了句玩笑，“还没过门，就心疼女婿了。”

秋英害臊了，没回嘴，独自从人丛中逃开了。

“那个青年人是谁？”雷焕觉问。

“叫易猛子，脾气就象闹花灯的薛刚，一伙人一天到晚使